

時王受教與三位大善巧者將辭歸國。大臣天自在，急奉信拉尊跋曰：依怙阿底峽現至蓮花洲，跋薄王將與三大善巧者，回國建寺，惟願速來迎接尊者，敬謝跋薄王等。拉尊跋聞知，急與五百五十騎並請樂師，迎於蓮花洲，請問安泰，並謝戒勝譯師之勞（文繁不錄）。又以無量供養敬謝於王，並供良馬三十二匹。跋薄王深生歡喜，將純金二百兩，注一盤中，使王子天王捧持，奉與拉尊跋，並將王子付之，留藏地求學也（文亦甚繁）。

### 第三目 說深奇法大轉法輪

王及三大善巧去時，拉尊跋送一踰繕那，臨別時，供三大善巧各純金一兩之金花，請於建寺完時重相拜謁。次迎者約九百人，並諸幢蓋音樂，迎尊者至王自住寺，請曰：於此藏地，與其以深深奇奇之法攝受，願以業果之法攝受也。尊者喜曰：所謂深法，唯有業果，較諸見本尊者，能於業果得決定信為上也。昔有一閻曼德迦瑜伽者，見本尊身，竊自念云：我以此小事不致墮落，稍染僧眾資具，以是因緣，生餓鬼中，形同閻曼德迦。又止迦摩羅尸羅寺，有一執事人，將僧今日供養，改作明日，以是因緣，即於彼夜生餓鬼中。又一僧中上座，於僧眾中，有大勢力，私用僧米半升，生餓鬼中，極少勢力。說此多緣已，許諾以業果，教化藏人，廣為拉尊跋等傳授多法。

爾時藏地諸三藏法師，依佛聖教抉擇眾疑，並問尊者，許何宗見？尊者返問：汝何所許？彼若答謂或中觀或唯識等，尊者亦云：我亦許彼。並廣說彼見所依之教理，極善成立。時有號慧明者，請尊者曰：尊者何故不說自見？唯順他說耶？告曰：我亦是隨佛學之苾芻，故順所化之音樂而答也。又有號德慧者，請曰：若爾尊者自許為何？告曰：我無所許。請曰：就勝義雖無所許，然依世俗如何許耶？尊者曰：如具翳者所見毛輪，此一切法皆如是住（謂世俗幻現。菩提道次中廣抉擇此義）。又有問云：現境為遣不遣？尊者曰：如無翳見飯（此喻下文當釋）汝可自己觀察也。又問云：於理智前，有法顯現否？答曰：不現。然不現有二，一無故不現（如兔角等）二非彼境故不現（如眼識不見聲等），此是非境不現（有法指世俗諦，理智為緣勝義之心，故非其境也）。又有問云：佛地有智無智？（猶如問佛位有淨識否？蓋有一派，許佛位唯有勝義，不許世俗諦法，智慧是世諦故不許。然佛所現之色身及語業等，則唯屬有情自識善根所現，如如意珠，雖無作意；能滿眾願也）。尊者戲曰：我不曾成佛，不知也。又曰：如諸幻師迷諸愚蒙，汝可自觀。時諸人無語。尊者曰：汝藏人況言「中觀」，即說「唯識」亦不堪也（猶云非汝等所能解）。

尊者又問曰：汝所許之「中觀」，如何取幻喻？藏人曰：如咒石木現似象馬。尊者不喜曰：藏人敗矣！是「唯識」以下之軌也。請問云：若爾「中觀」當如何許？告曰：如咒虛

空，象馬亂現（許有木石等依，則許顯現所依為有，如小乘之「極微」，唯識之「依他起性」。），如是顯現（指現前一切世俗法）亦唯有種種現相而已，若此所依之實法（如小乘宗「瓶」所依之「極微」，唯識宗「徧計」所依之「依他起」），雖就世俗亦不許有也（此謂一方面為幻有，一方面為性空，二諦成立，若夫非幻非空之實法，則不許為有也）。尊者未至藏前，藏人各許為「中觀」，見尊者後，則無一人，能真達「中觀」之見者。

爾時有重請者曰：前所說之醫喻，如何許耶？尊者告曰：印度有一老母，其子事之至孝，後因行商他去，告其妻曰：乃至我未回，當好事老母。其妻依教，極善敬事，老母因飲食過潤，致減目明，見飯中有髮，疑食至腹，遂覺腹中有病，恨其妻。子歸，母告之，子責其妻，妻曰：我實敬事，母自目亂，汝可自授其食也。子遂煮美食以奉母，母見如前，呵曰：婦如是作，汝亦爾耶？子曰：是母自誤，可收此食（請母暫存也）。遂延善醫，外洗內服，目明如前，自見食中無髮，腹病自然而愈（亦如中國杯弓蛇影之喻）。三藏教法治其外，師長教授醫其內，慧目發明，幻髮俱遣也。藏人聞教，辯才塞結，深生希有，疑情盡除也。

又於爾時，寶賢譯師，建有三重密殿，自覺學高時彥，德超羣賢，顯密諸法，自己善巧，雖阿底峽至，亦無可請之法。但我係藏地大人，彼係印度善巧，又是拉尊跋叔姪二人殷

勤請來，必須歡迎方好也。是夜夢中，見一白人，告曰：我作眾生事理應起慢，然為迎請尊者猶受無量苦難。汝今不知，應請問者尚多，總合印度西藏一切功德，不滿阿底峽之功德，藏人未能得一切教授也云云。未及返問而化。譯師醒後念云：定是一有大悲心者，夢甚善。次日遙迎，見尊者身行，忘諸厭足。漸至住處下層殿時，是層專供小乘聖像，尊者以梵語，先作七支讚頌，次於一一聖像作一讚，任運而成，不假思索。如是中層，專供顯教大乘聖像，上層專供密像，尊者亦依各各經教及儀軌，各供一讚。譯師聞此，知其詩詞善巧，顯密通達，實為教主也。捨諸慢心，殷重供養，詳問印度歷史，尊者不為增益損減，應答如流。又請問云：善巧何德？尊者曰：為問共者抑不共者？譯師曰：共者固甚善巧。請問不共者耶？曰然也。尊者曰：吾此及此等善巧也。譯師未曾聞名者甚多，慢心至此時甚寂也。次尊者依律藏經藏論藏並諸密典，問曰：此解耶？此解耶？譯師皆答善巧。尊者喜曰：有如汝者，我實無須來藏也。

是夜住其殿中，譯師初中後夜，於下中上層，分三處修，尊者知彼未能融化一切。次日問答多法已，尊者反詰曰：譯師法見廣大，然彼諸法，攝於一座當如何修？對曰：依各各儀軌所說而修也。尊者不喜曰：譯者腐矣，藏地仍須我來也。譯師請問尊者如何修，尊者曰：任任何處，與誰共，何威儀，皆須以戒律為基礎，修一切有情是母，一切所現惟密輪，諸尊

悉無生，若不能總合，必不得心要云云（廣說修行之法恐繁故止）。譯師聞教深生歡喜，讚云：善巧天中天，淨勝身戒嚴，二利圓財富，願導我解脫；我以教理炬，照見汝密德，昔與言教違，今當如教修。遂供金七兩請勝樂輪次第，及度母加持。得加持時，心生賢善證得。復以金八百兩為首，除經像不應供養者外，盡諸所有供養無遺。譯師先雖善達經論，然修行之教授，謂依尊者始得也。爾時尊者造有攝《三昧耶論》，譯師譯之極盡善巧。尊者曰：今須隨我翻譯也。譯師示其首白曰：我頭白至此矣，願稍修也！尊者復教其莫放逸等，譯師奉教，釘其戶於門楣書云：「若於此室中，起凡愚分別，願諸護法，裂頭百瓣。」如是專一修行，致本尊現身等云云。

次戒勝譯師，謂拉尊跋等曰：尊者住藏僅可一載，諸請法者，宜急請之。拉尊跋供金三百兩請曰：今藏地有情，以無善知識所攝受故，於甚深廣大義理，依自虛妄分別，互相諍論，願除彼疑。後依共乘二問，顯教二問，密教三問，願將慈尊及龍猛傳來教授，一切大乘深義，文少義豐，如師長自所修習，作一善論。又願將佛智足傳來《集密》之教授，造一《曼陀羅主觀音修行儀軌》，尊者曰：藏地已有龍猛菩薩之《寶鬘論》，較彼好者不可得也。然依所請，造《菩提道炬》，盡釋時疑。又造《觀音儀軌》。（此時譯經亦甚眾不錄）爾時拉得王亦出家（菩提光之父）。又將一切出家眾安立於戒律，一切密咒士，安立於三昧耶，一切居

家，安立於齋戒，聖像未開光者開光，頽壞者修葺，一切善業，建樹無餘。拉尊跋見觀音身，上座金海依尊者教授得大神通，如是獲益有情難盡錄也。

阿底峽尊者傳卷三終